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王仲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O. Henry
Selected Short Stories

据The Complete Works of O. Henry,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37版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
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
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Ou Hengli Duanpian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43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9 $\frac{5}{16}$ 插页2

1986年4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7,501—37,500

书号 10019·3936

定价 3.80 元

译 本 序

欧·亨利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他以新颖的构思、诙谐的语言、悬念突变的手法表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开辟了美国式短篇小说的途径。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美国于一九一八年设“欧·亨利纪念奖”，专门奖励每年度的最佳短篇小说。

欧·亨利的真实姓名是威廉·西德尼·波特。他于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一日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师的家庭，从十五岁开始就在家乡一家药房当学徒，工作了五年。一八八二年，由于健康原因，去西部得克萨斯州一个牧场做了两年牧牛人，辽阔的草原和粗犷的牧人生活给了作家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经历和感受反映在他日后以《西部的心》为题的集子和另一些以草原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中。

一八八四年以后，波特调换了不少职业，做过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和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员。一八八七年他与阿索尔·埃斯蒂斯结婚，他们生有一女，名叫玛格丽特。在奥斯汀银行工作期间，波特曾买下一家名叫《滚石》的周刊，发表了一些讽刺性的幽默小品。在此前后，银行短缺了一笔现金，波特为了避免审讯，只身离家，流浪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一八九六年，他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冒险归来探视。妻子于一八九七年夏病故，波特本人在次年四月被捕，关

进俄亥俄州监狱。

监狱当局考虑到波特具有药剂学知识和工作经验，便分配他担任监狱医务室的药剂师。他在工作之余，开始认真写作，以稿酬所得贴补狱外女儿的生活费用。一八九九年，他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麦克卢尔》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署名“欧·亨利”。

这个笔名一说原是狱中所用一部法国药典作者的名字，一说是某个监狱看守的名字；不管怎么说，署名为“欧·亨利”的作家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出版界的兴趣。

一九〇一年，欧·亨利因表现良好，提前获释。一九〇二年他迁居纽约，专门从事写作，并和纽约《世界报》签订了合同，每周提供一个短篇，同时还替别的报刊撰稿。正当他的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健康状况却开始恶化，加上第二次婚姻的不幸，他开始酗酒，心力交瘁，于一九一〇年六月五日在纽约病逝。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后的二、三十年中，资本主义正处于自由竞争阶段，民主自由的理想鼓舞着人民和作家，文学创作中乐观、开朗、豪放的情绪处于主导地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垄断资本的逐步形成，经过几次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不安，以农村破产、劳资矛盾为焦点的各种社会问题趋于尖锐化。这期间，在欧洲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一批来自社会下层的新兴作家，如马克·吐温(1835—1910)、哈·加兰(1860—1940)、欧·亨利(1862—1910)、弗·诺里斯(1870—1902)、斯·克莱恩(1871—1900)、西·德莱塞(1871—1945)、杰克·伦敦(1876—1916)等，对美国民主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社会的消极面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黑

暗和罪恶，反映了美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愤怒，道出了广大人民要求生存权利和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愿望。这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历史不长的美国文学作出了贡献。

欧·亨利一生创作了近三百个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于一九〇四年问世，它以虚构的拉丁美洲的安楚里亚共和国为背景，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冒险家推行侵略掠夺的殖民主义政策的行径，这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现实意义。小说中的维苏威果品公司影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是享有无上特权的“国中之国”。为了压低当地香蕉的出口税，获得超额利润，维苏威果品公司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发动叛乱和军事政变，以撤换不俯首听命的政府。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展开了几条并行的线索，试图描绘出一幅广阔的画面，手法有其别致之处；但章与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够紧密，作为几个短篇也可以单独成立，而这正是作者独特的艺术手法的自然流露。除了《白菜与皇帝》外，欧·亨利还写了一些以拉丁美洲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如本集中的《平均海拔问题》、《醉翁之意》、《双料骗子》等，这些作品地方色彩浓郁，别有情趣。

欧·亨利的另一部分作品是描写美国西部草原和牧牛人生活的，主要收在以《西部的心》为题的集子里。欧·亨利时常引用吉卜林(1865—1936)的一句话：“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它们永不会相遇”，但他的用意和那个美化帝国扩张的英国诗人不同，他所说的西方是指广阔自由、富有浪漫气息的美国西南各州，东方则指以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发达的东北各州。在欧·亨利的心目中，美国西部草原和东部城市大相径庭；在西部，资本主义文明的压迫不那么明显，人们淳朴、勤劳、正直、勇敢，充满朝气和活力，还没有沾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虚

伪狡诈的恶习。一个濒临毁灭的赌徒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大城市来到草原，通过劳动和接近大自然，重新获得了健康和生活的信心（《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重友情、讲义气的牧人甘愿用一切方法帮助患难中的伙伴，不惜作出自我牺牲（《圣罗萨里奥的朋友们》）。

在欧·亨利笔下，柏油马路和钢筋水泥组成的大城市是阴森沉默、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人们说它是铁石心肠，说它没有恻隐之心；人们把它的街道比作荒寂的森林和熔岩的沙漠”（《回合之间》）；但就在这高楼大厦的丛林里，在不毛的柏油地上，却会出乎意料地长出瑰丽的人性的花朵。作家寻觅并找到了独特的传奇——描写爱情、友谊、自我牺牲、美丽的心灵和崇高的感情的传奇。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中占有较大比例、值得重视的是描写美国大城市、尤其是纽约生活的作品。作家一生坎坷，常与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失意落魄的小人物同甘共苦，对他们怀有深刻的同情，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他曾把一个以描写纽约曼哈顿市民生活为主的集子题名为《四百万》，因为当时一些作家认为组成纽约社会基础的是四百个“上流人物”，只有他们才举足轻重；而欧·亨利却认为应当受注意的不是四百个剥削自肥的资本家，而是四百万纽约普通人。

在描写纽约小人物的作品中，有几篇久负盛名，脍炙人口，在国内曾被改编为广播剧或电视剧。《麦琪的礼物》写的是一对穷困的年轻夫妇相互馈赠圣诞礼物的动人故事。妻子卖了引以自豪的一头长发去买一条表链给丈夫，殊不知丈夫正好卖了祖传三代的金表，换来一套为妻子装饰头发的玳瑁梳子。通过这一巧合，作者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为贫困所迫的小人物尽力

给别人增添一些快乐的崇高感情。《警察和赞美诗》写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为谋得食宿想进监狱，以度过即将来临的严冬。流浪汉故意为非作歹，以身试法，每次都没有被捕；而正当他听到教堂赞美诗的音乐，思想上起了变化，决心同过去决裂，振作精神，重新做人的时候，警察却把他抓走了。故事情节似乎荒诞不经，违情悖理，但在美国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却是完全可信的。在今天的西方社会，类似的情况仍有发生。《最后的常春藤叶》感伤气氛浓厚，满怀深情地赞美了穷艺术家之间相濡以沫的友谊，刻划了一个舍己为人，以自己的生命创作出毕生最后一幅杰作的善良的老画家的形象。

欧·亨利还有一部分短篇是描写骗子的。在这些作品里，他采用了说书人的形式，由杰夫·彼得斯用嘲笑讽刺、愤世嫉俗的语调叙说故事，表明了他对资产阶级生活习俗和道德标准的敌视态度。他企图说明，整个美国资产阶级社会无非是一个尔虞我诈、黑吃黑的骗子社会，不少道貌岸然的“上流人物”只不过是成功的高级骗子而已。政界要人卖官鬻爵（《黄缘奇遇》），金融界巨头巧取豪夺，这固然是常事，连一则征婚广告也可用来敛财（《精确的婚姻学》），创办所谓慈善事业更是设骗发财的妙计（《慈善事业数学讲座》）。欺骗手段虽然各有其巧妙之处，本质却没什么区别。在《黄雀在后》里，一个骗子、一个强盗和一个金融家由于偶然的机遇走到了一起，他们自诩是在开“全国贪心汉大会”，比赛骗人的本领，结果在金融家面前，骗子和强盗都自愧弗如。《我们选择的道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规律，说明强盗和金融资本家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拦路行劫的匪徒和操纵投机的资本家在追求利益时都不择手段，不惜置对手于死地。

欧·亨利笔下的骗子自有一套行骗哲学和道德观念，他们并不在安分守己、凭劳动吃饭的人身上找钱，只欺骗那些贪得无厌、妄想不劳而获的人。欧·亨利把这类作品的集子题名为《善良的骗子》是有其用意的。

欧·亨利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幽默风趣，诙谐机智，描写生动，文字简练。生动的描写来自对事物的深刻了解和广泛的知识。欧·亨利是善于观察事物和积累知识的。居住纽约期间，他常常坐在自家窗前，密切观察行人；或在街上徘徊，在小饭馆、小客栈，在排队领取救济金的失业工人中，甚至在公园的长凳上找寻和人们接触的机会，从周围生活中汲取创作题材。他善于捕捉生活中令人啼笑皆非而富于哲理的戏剧性场景，用近似漫画的笔触勾勒人物，从细微之处抓住特点，用形象的语言描绘出来，挥洒自如，左右逢源，使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如观其人，如闻其声。

在处理小说结尾方面，欧·亨利显示了惊人的独创性。“欧·亨利式的结尾”在美国文学中享有盛名。他先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说明一些情况，作了铺垫，埋下伏笔，但对最重要的事实却一直保守秘密；结尾时峰回路转，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意料不及的结局，向读者揭示了整个故事的意义和人物性格及行为的全部真实，使读者在惊愕之余，拍案叫绝，不能不承认故事的合情合理，赞叹作者构思的巧妙。但欧·亨利也有他的局限性，作品的价值并不平衡。有些作品格调不高，对社会与人生的分析不够深刻，并且由于当时社会上庸俗趣味的影响，为悲惨的故事硬添上一个圆满的结局，从而冲淡了作品的社会意义。这些都决定了他的幽默调子与同时代其他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

家的有所不同。

近年来,我国短篇小说创作日趋繁荣,小小说、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等已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盛开在百花齐放的中国文坛。这类作品往往描述了一些平凡而感人的小故事,充满浓郁的人情味。它们的题材多取自现实生活,反映的生活面十分广阔,从中可以看到大时代中小人物喜怒哀乐的众生相。今天把欧·亨利的作品重新介绍给我国读者,希望能起到一些启发和借鉴作用。

中国读者对欧·亨利的作品并不陌生。解放前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他的《四百万》和《白菜与皇帝》的中英对照节译本,译者是伍光建先生;杂志上也零星译载过一些短篇。解放后,我陆续译出了欧·亨利的近百个短篇,五十年代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一个短篇集和《白菜与皇帝》的全译本,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欧·亨利小说选》和一卷本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现在这个集子大部分是从两卷本中选出的,经过重新校订,并加了一些新译,共五十九个短篇。

欧·亨利的作品构思奇巧,文字生动活泼,经常运用俚语、双关语、讹音、谐音和旧典新意,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要做到神似,把原文的诙谐幽默和言外之意表达无遗,很不容易。这个译本仍不完美,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五年二月,北京。

目 次

译本序	1
-----------	---

麦琪的礼物	1
-------------	---

回合之间	8
------------	---

天窗室	15
-----------	----

爱的牺牲	23
------------	----

警察和赞美诗	31
--------------	----

财神与爱神	39
-------------	----

没有完的故事	48
--------------	----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56
-----------------	----

华而不实	61
------------	----

供应家具的房间	69
---------------	----

〔以上译自《四百万》〕

刎颈之交	77
------------	----

婚姻手册	87
------------	----

比绵塔薄饼	100
-------------	-----

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	112
-----------------	-----

饕餮姻缘	129
------------	-----

苹果之谜	149
------------	-----

活期贷款	167
------------	-----

公主与美洲狮	174
--------------	-----

〔以上译自《西部的心》〕

托拉斯的破产	181
催眠术家杰夫·彼得斯	189
慈善事业数学讲座	193
黄绦奇遇	207
精确的婚姻学	214
虎口拔牙	221
艺术良心	228
黄雀在后	235

〔以上译自《善良的骗子》〕

“醉翁之意”	251
双料骗子	268
重新做人	281
圣罗萨里奥的朋友们	290

〔以上译自《命运之路》〕

第三样配料	305
觅宝记	319
并非特写	331
靠不住的规律	342

〔以上译自《随意选择》〕

女巫的面包	357
就医记	362

〔以上译自《乱七八糟》〕

提线木偶	376
------------	-----

〔译自《滚石》〕

平均海拔问题	399
红酋长的赎金	401
人生的波澜	413
我们选择的道路	420
黑榧的买主	426
牧场上的博皮普夫人	442

〔以上译自《陀螺》〕

春天的先兆	463
汽车等待的时候	470
使圆戍方	476
餐馆和玫瑰	482
嘹亮的号角	489

〔以上译自《城市的声音》〕

剪亮的灯盏	497
钟摆	512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518
虚荣心和貂皮	525
最后的常春藤叶	533

〔以上译自《剪亮的灯盏》〕

丛林中的孩子	541
市政报告	548
新天方夜谭	567
姑娘和习惯	583
“各取所需”	590

〔以上译自《毫不通融》〕

幽默家自白	596
-------------	-----

〔译自《流浪儿》〕

麦琪的礼物

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臊红了。德拉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号哭之外，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德拉就那样做了。这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这个家庭的主妇渐渐从第一阶段退到第二阶段，我们不妨抽空儿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连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八块钱。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钮，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按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印有“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几个字。

“迪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每星期挣三十块钱得法的时候，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间的。现在收入缩减到二十块钱，“迪林汉”几个字看来就有些模糊，仿佛它们正在郑重考虑，是不是缩成一个质朴而谦逊的“迪”字为好。但是每逢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间的时候，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就是刚才已经介绍给各位的德拉——总是管他叫做“吉

姆”，总是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很好的。

德拉哭了之后，在脸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子跟前，呆呆地瞅着外面灰濛濛的后院里，一只灰猫正在灰色的篱笆上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好几个月来，她省吃俭用，能攒起来的都攒了，可结果只有这一点儿。一星期二十块钱的收入是不经用的。支出总比她预算的要多。总是这样的。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为了买一件好东西送给他，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为吉姆所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呀。

房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壁镜。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象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概念。德拉全凭身材苗条，才精通了那种技艺。

她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是她的脸在二十秒钟之内却失色了。她迅速地把头发解开，让它披落下来。

且说，詹姆斯·迪林汉·扬夫妇有两样东西特别引为自豪，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①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②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

① 示巴女王：示巴古国在阿拉伯西南，即今之也门。《旧约·列王纪上》载示巴女王带了许多香料、宝石和黄金去觐见所罗门王，用难题考验所罗门的智慧。

② 所罗门王：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国王，以聪明豪富著称。

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

这当儿，德拉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象一股褐色的小瀑布，奔泻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给她铺成了一件衣裳。她又神经质地赶快把头发梳好。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褐色的旧外套，戴上褐色的旧帽子。她眼睛里还留着晶莹的泪光，裙子一摆，就飘然走出房门，下楼跑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住了，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经营各种头发用品。”德拉跑上一段楼梯，气喘吁吁地让自己定下神来。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肤色白得过分，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同“莎弗朗妮”^①这个名字不大相称。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道。

“我买头发，”夫人说。“脱掉帽子，让我看看头发的模样。”

那股褐色的小瀑布泻了下来。

“二十块钱，”夫人用行家的手法抓起头发说。

“赶快把钱给我，”德拉说。

噢，此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翅膀似的飞掠过去。诸位不必理会这种杂凑的比喻。总之，德拉正为了送吉姆的礼物在店铺里搜索。

德拉终于把它找到了。它准是专为吉姆，而不是为别人制造的。她把所有店铺都兜底翻过，各家都没有象这样的东西。那是一条白金表链，式样简单朴素，只是以货色来显示它的价值，

① 莎弗朗妮：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人物，她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全城的基督徒，承认了并未犯过的罪行，成为舍己救人的典型。

不凭什么装璜来炫耀——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这样的。它甚至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到就认为非给吉姆买下不可。它简直象他的为人。文静而有价值——这句话拿来形容表链和吉姆本人都恰到好处。店里以二十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她，她剩下八毛七分钱，匆匆赶回家去。吉姆有了那条链子，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顾虑地看看钟点了。那只表虽然华贵，可是因为只用一条旧皮带来代替表链，他有时候只是偷偷地瞥一眼。

德拉回家以后，她的陶醉有一小部分被审慎和理智所替代。她拿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不出四十分钟，她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髻，变得活象一个逃课的小学生。她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

“如果吉姆看了一眼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她自言自语地说，“他会说我象是康奈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我有什么办法呢？——唉！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七点钟，咖啡已经煮好，煎锅也放在炉子后面热着，随时可以煎肉排。

吉姆从没有晚回来过。德拉把表链对折着握在手里，在他进来时必经的门口的桌子角上坐下来。接着，她听到楼下梯级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脸色白了一忽儿。她有一个习惯，往往为了日常最简单的事情默祷几句，现在她悄声说：“求求上帝，让他认为我还是美丽的。”

门打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他很瘦削，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只有二十二岁——就负起了家庭的担子！他需要一件新大衣，手套也没有。